

历史小故事丛书

王莽篡汉

尚 都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协作编辑、出版的《历史小故事丛书》中的一种。作者用生动的故事向读者介绍了西汉末年王氏外戚家族的兴起，王莽出任大司马，专擅国政，篡夺汉室，复古改制，终于在农民起义风暴中灭亡的历史。故事的语言生动，叙述条理，适合中、小学生和广大群众阅读。

历史小故事丛书

王莽篡汉

尚 都

责任编辑：荣保群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3 75 印张 61,000 字 印数：1—36,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 I0086·665 定价：0.33元

目 录

一、显赫无比的外戚家族	(1)
王政君当了皇后	(1)
王氏家族的兴起	(7)
贵戚侯门一书生	(15)
二、宦海中的沉浮	(21)
三十八岁大司马	(21)
王氏外戚的没落	(28)
死灰居然复燃了	(34)
三、王莽变成了“周公”	(39)
二次当了大司马	(39)
当代“周公”	(42)
麻烦出在自己家里	(47)
四、从“假皇帝”到真皇帝	(52)
“代理皇帝”	(52)
叛乱被平息了	(57)
新朝在欢呼声中建立	(62)
五、“太平”美梦的破灭	(69)

行不通的“新制”	(69)
“无事生非”的对外征讨	(73)
朝廷上的火并	(82)
六、短命王朝的末路	(88)
昏乱的政治	(88)
内外交困	(93)
垂死挣扎	(100)
灰飞烟灭	(107)

一、显赫无比的外戚家族

王政君当了皇后

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五三年），太子刘奭（shì，示。就是后来的汉元帝）最宠爱的妃子司马良娣（dì，弟）得了重病，气息奄奄，眼看就不行了。这时，她对太子说：“我是不行啦！但我的死不是因为天命已终，而是那些贱妾们暗地里诅咒的结果！”

太子刘奭把司马良娣爱得如掌上明珠，一向言听计从；而当时宫廷和豪贵家的姬妾们又盛行弄神弄鬼，用诅咒对手的办法争夺宠幸的地位，所以太子对司马良娣的话自然就深信不疑了。

过了不久，司马良娣终于病死了。太子哭得象个泪人，想起司马良娣死前说的话，又悲又恨。他本来身体就单薄，这样伤心，竟也闹起病来。后来，病倒是治好了，但他还是闷闷不乐，茶不思，饭不想，把其他的姬妾们都赶得远远的，见也不见，一个人关

在房里，书也不读，只是仰在床上昏昏欲睡。

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总是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呀？汉宣帝很着急，就和王皇后（刘奭的养母）商量，道：“自司马良娣死后，太子就一直这样，我看他还是想念司马良娣，别的姬妾他又看不上……”

“是呀，良娣那小妮子长得娇娆万分，是很可人爱的。”王皇后随着宣帝说道。

“太子是一国的储君，身边总有个狐媚子迷着，以后怎么管理天下万机？”宣帝威严地说，“他不喜欢身边的人倒也好。你就从你身边挑几个好人家出身的宫女，模样俊秀，但更要品行端正、知书达礼，让他们去侍奉太子。这对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是有好处的。”

就这样，王皇后从自己身边挑选了五名宫女。其中有一个名叫王政君，这年还不到二十岁，不光生得端庄俊秀，而且写字读书、弹琴鼓瑟都很不错。

这一天，太子照例入宫向王皇后请安来了。王皇后把王政君等五个姑娘叫出来，让她们列成一排，侍坐在身后。太子请安完毕，刚走出屋，王皇后就对侍奉自己的女官使了个眼色，女官便匆匆地追了出去，悄悄地问太子：

“皇后让我问你，她身后的那几个姑娘你喜欢不喜欢？”

太子脑袋里总是怀念着司马良娣，对那五个姑娘本来也没留心看上一眼，如果让他说真心话，只能回答“我一个也不喜欢”。但要是这么答复皇后，皇后肯定就不高兴了。太子怕扫了皇后的兴致，就强应了一句：“其中有一个还是可以的。”说罢，便匆匆地出宫去了。

这天恰好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而且她的衣袍镶着绛红的边，和那四位姑娘有些不同。女官心中揣测道：

“这种安排，大约是皇后有意的吧？皇后一定最喜欢这位姑娘，而且这姑娘文静端丽，也确实比较出色，太子看上的八成就是她了！”

女官跑回去，就把自己的揣测当成太子的意思报告给皇后。皇后见皇上交给自己的差事完成了，心里也高兴，当天就派了两个内廷的官员，用一辆车子把王政君送到了太子宫中。

太子对这事本来就很勉强，只是看皇后一片热心，汉朝又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好违抗母后的旨意，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和王政君成了亲。说也凑巧，太子的姬妾也有不少，但七、八年来却一个生育的也没有，偏偏王政君一成亲就怀了孕，到第二年就生了一个男孩子。

年事已高的汉宣帝对这个小孩子爱得不行，尽管自己政务很忙，还总要抽个空闲跑来抱上一抱。等到小孩稍大了些，宣帝索性就常常让他跟随在自己身边，一边忙着政务，一边抽个空逗弄一下孩子。他希望这孩子长大了能有出息，继承帝位后可以使汉朝兴旺（他对自己的儿子的懦弱是看不顺眼的），就亲自给他起名叫骜（ào 傲），字太孙。

王政君的儿子被祖父起字叫“太孙”，就透露出将来要立为太子、登位为帝的意思。所以尽管太子刘奭不喜欢王政君，王政君的地位却是确定不移的了。这样，政君就当了太子的正妃。

又过了三年，汉宣帝去世了，太子刘奭即位，就是汉元帝。只有三岁的太孙被立为皇太子，“母以子贵”，王政君被封为婕妤（皇帝妻妾中仅次于“皇后”的封号），过了三天，王婕妤又被立为皇后。这样一来，一个新的外戚家族又出现了。

说起王政君家的祖先源流，后来她的侄子王莽专门写了一篇《自本》，把远古传说中的古帝黄帝、虞舜，战国时齐国的国君田氏都说成是王家的祖先。这自然是胡拉乱扯，给自家脸上贴金。其实，这王家根本不是什么豪门望族，只是一户发家不久的土豪罢了。

王政君的祖父叫王贺。他祖上没有做官的，只是到了他这一辈，才在汉武帝末年担任过绣衣御史。这官的级别并不高，但由于是皇帝的钦差，担负着特殊的使命，有时权力会相当大。王贺被派去魏郡（郡治在今河北南部磁县南），追捕被逼造反的农民，同时纠察那些镇压起义不力的官吏。可是据说王贺当时很宽容，把那些人都放跑了，结果他自己也被撤了职。罢官后，王贺回到了山东老家，又与一家豪强结了仇。他惹不起人家，索性把全家搬到了魏郡的元城（在今河北大名县东）。由于他在这里保全了不少人的性命，魏郡的百姓很感激他，就选他做了“三老”（秦汉时的一种乡官）。

王贺生了个儿子叫王禁。王贺希望儿子能当个小官，就送他到都城长安去学习法律。后来，王禁就留在了长安，在廷尉（九卿之一，主管司法刑狱）衙门里当个小吏。这王禁有些不务正业，是个酒色之徒，除了正妻李氏之外，还娶了好几房侧室，结果一共生了四个女儿和八个儿子。当了汉元帝皇后的王政君就是王禁的第二个女儿。

王禁见政君出落得有才有貌，就想给女儿找个豪门贵婿，自己也沾些光。起先，他已经把政君许给东平王做姬妾。可是还没等送进王宫，东平王就病死

了。王禁倒是白得了一笔卖女儿的钱财。那时的人都很迷信，王禁见女儿还没嫁出去，就把东平王“过”死了，她的“命”真够“硬”的。于是他请了几个算命先生给政君相面，结果这几个算命先生都说这女孩子将来要“大富大贵”。究竟富贵到何等地步，相面的没说。王禁一想，连藩王都承受不起她，难道她要当皇上的妃嫔吗？于是就赶快请人教政君读书写字，弹琴鼓瑟，学习侍候贵人的礼节。等到政君十八岁的时候，王禁就把她献进了皇宫。

王禁虽然胃口不小，可是万万想不到女儿会当了皇后。这一下子，他立刻靠着皇上老丈人的身份被封为“阳平侯”，他的兄弟王弘（政君的叔叔）也赏了个长乐卫尉的要职。

王禁平步青云，得意非凡，可是却苦了当皇后的女儿。因为汉元帝对王政君根本没有感情，成亲时勉强凑合了几天，等政君生了太孙刘骜，元帝就只给了她一个尊贵的名位，却一年也不召见她几次。政君的青春年华只能在冷落寂寞中消磨，但她既不嫉妒，也不怨恨，只是默默忍受着被遗弃的命运。她很明白“事体”，知道自己出身微贱，没有什么豪门大族做根基和靠山，只有靠自己的忍让和恭顺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名号，而失去了皇后的位置，那么儿子的帝

位、娘家的富贵就全都完了。

这时汉元帝正宠着妖媚狡黠的傅昭仪（昭仪也是皇帝妃子的名号，地位次于皇后和婕妤），而傅昭仪也生了个儿子刘康，就是后来的定陶共王。定陶共王多才多艺，和元帝一样爱好和精通音乐，再加上母亲正在得宠，所以元帝好几次打主意废掉太子刘骜，另立定陶共王为太子。多亏了大臣史丹的劝谏，再加上王皇后和太子都规规矩矩，找不出错处，元帝才算勉强打消了主意。可是傅昭仪还是断不了在元帝耳朵边上吹些风。在这种情况下，皇后王政君就把谨慎小心、恭顺礼让当成了护身保位的武器。

王氏家族的兴起

王皇后战战兢兢地在深宫里熬了十几年，汉元帝去世了，太子刘骜继承了帝位（就是汉成帝），她总算熬出了头，被尊为皇太后。多少年来，妃嫔们表面上尊敬她，暗地里却投来蔑视的冷眼，这种事从此不会再有了。但她并不为此庆幸，更不想对那些妃嫔们实行报复。因为在她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儿子的帝位保住了，娘家的富贵不会丧失了。

王禁早已去世，长子王凤承袭了“阳平侯”的爵

位，并担任了卫尉侍中的显贵官职。按照先帝留下的规矩，皇帝年幼时，需要母亲家的人辅政。因为皇帝对朝廷里的官僚总是不大放心，认为他们背后有天下的豪强做后盾，对皇帝是个严重的威胁。而对那些起源于寒门的外戚并无这种顾虑。这些外戚在官僚集团中没有多少根基，不会勾结成一团，所以皇帝让外戚担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个职务，用来控制和监视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实际上就是让外戚充当皇帝的代理人。

汉成帝现在不过二十岁，为了加强对百官的监视和控制，他就遵照老规矩，任命自己的大舅父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同时主持尚书省（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实际上的中央决策机关），而且又在原来的封邑上再增封五千户租税。

王政君有三个姐妹，八个兄弟。她的姐姐叫君侠，两个妹妹叫君力和君弟。八个兄弟分别是王凤、王曼、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和王逢时，其中只有王凤和王崇是王政君的同母兄弟。为了这个，成帝又封王崇为“安成侯”，食一万户租税，其他六个兄弟被封为关内侯（比列侯低一级的封爵）。这样，王氏外戚自此就兴盛起来了。

又过了五、六年，在河平二年（公元前二七年），汉成帝索性把其他几个舅舅也都封为列侯。这时老二王

曼（就是王莽的父亲）已经去世，剩下的五兄弟同日封侯，真是荣耀无比，盛况空前，所以世人把他们统称为“五侯”。如果再加上王凤和王崇（此时已死，他儿子王奉世继承了爵位），那就是一门七侯了，这是西汉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显赫家族！不仅如此，王家的子弟们或任朝廷里的高级官吏卿、大夫，或任皇帝身边的亲信侍从，或者在政府各部充职，朝廷和宫廷中的显要职务一下子都挤满了王家的人。

从表面上看来，这朝廷不成了王家的了吗？其实不然。王凤心里很明白，他这个显赫无比的大家族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并不稳定，丞相百官所代表的豪强集团正对他们的平步登天咬牙切齿呢；他这个被捧上云霄的大家族只靠着一根柱子支撑着，那就是王太后和她的儿子汉成帝，只要汉成帝一撒手，他这个王氏家族就会从九天之上跌下来，摔得粉碎！所以王凤兄弟第一要保持住成帝对他们的信任，第二要成帝健康长寿，或者给王太后生个孙子，——只要成帝的香烟不断，王家就是当朝皇帝的骨肉至亲。

可是成帝偏偏不争气，多年以来，他的后妃们竟然一个儿子也没给他生出来，而且由于他酒色无度，身体又总是病恹恹(yān, 音烟)的，三天两头地请医吃药。而最让王凤焦心的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这年，定陶共王刘康从他的封地定陶来长安，朝见他的哥哥汉成帝。王太后和汉成帝觉得先帝一直很喜欢刘康，所以就对刘康格外厚待，赏赐的钱物要比别的王多十几倍。至于刘康的母亲傅昭仪（现在是定陶傅太后）坑害他们母子俩的往事，王太后和汉成帝好象早已经忘了！朝见过天子，各国国王就应该回国了。可是汉成帝和定陶共王似乎亲热不够，留下来就是不让他走。成帝这时正闹着病，便对定陶共王说：

“我还没有儿子，身体又不结实，万一哪天突然死了，我想见你一面都见不成了。你就留在长安和我做伴吧！”

兄弟俩常常形影不离，一下子，成帝连后宫的妃嫔们都有些冷淡了，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倒渐渐复原了。这时成帝仍然不放定陶共王回国，每日早晚相处，很是亲热。

这一来，可把大将军王凤急坏了。他想：

“皇帝是个病秧子，又没有子嗣，如果一旦去世，这帝位就要落到这位住在京城的亲皇弟身上。定陶王年幼无知，倒没有什么，可他的母亲傅太后却很有心机，那样的话，王家的地位就该让傅家夺去了。这可不行！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当时正好发生了日蚀，那时的人总是把天象的变

化和人事上的灾难连在一起的，于是王凤就上言道：

“日蚀是阴气过盛的征象。藩王对皇帝来说，是阴气。如今定陶王长留京师，容易产生变故，所以老天爷才用日蚀来警告陛下。请陛下赶快让定陶王回国吧！”

成帝对这个大舅父一向言听计从，此时虽然舍不得与定陶王分离，但还是答应了王凤，兄弟俩依依不舍地含泪告别。

可是王家还有一个大对头，那就是朝廷上的官僚大臣、朝廷外的豪门贵戚。他们见王家一手遮天，把理应大家均分的官职权利都几乎一家独吞，心中别提多么恼火了。所以他们早就打主意，要把王家赶下台。首先向王家开火的是京兆尹王章。他向汉成帝上奏“封事”（是一种保密性很强的奏章，不由尚书省开拆，直接交皇帝本人省阅），说道：

“陛下因为没有继嗣，所以亲近定陶王，准备万一发生不测，让定陶王承继帝位。这是上顺天心，下安百姓的好事，天上本应降下祥瑞，怎么反而降下灾异呢？这次日蚀之灾异，根本不是为定陶王长留京师而发，而是因为大臣专政朝廷的缘故。日蚀是阴气侵阳，大臣为阴，君王为阳，所以日蚀就是警告我们，大臣已经侵凌君王的权力了。这个专制朝廷的大臣不

是别人，正是王凤自己！请陛下命王凤退位，另选忠贤代替他！”

汉成帝正为和亲爱的兄弟离别恼火呢，一见王章的封事，很是欣赏。虽然王章没有举出几条王凤的确凿有力的罪状，但成帝哪里管这些，立刻让王章推荐可以代替王凤的“忠贤”。于是王章就推荐了中山孝王的舅舅琅琊太守冯野王。

原来汉元帝共有三个儿子，除了汉成帝和定陶共王外，冯昭仪生了个儿子中山孝王刘兴。这冯野王就是冯昭仪的哥哥，中山孝王的舅舅。他出身门第很高，在朝内大臣中关系也多，与起于寒门的王氏相比，声誉自然高得多了，所以王章愿意推举他做大臣利益的代理人。王章他们的主意也很巧妙：如果冯野王执掌朝政，万一成帝去世，继位的就可能是中山王，而不是定陶王，而听政的太后就将是素以贤惠知礼闻名的中山冯太后，而不是狡黠自私的定陶窦太后。由于冯家本身与官僚集团的密切关系，这必将给官僚集团带来好处。

昏庸的成帝当然不知道王章一伙打的算盘。他只想给自己和兄弟定陶王出气，所以就相信了王章的话，经常秘密召见王章，商谈罢免王凤的事。可是成帝身边的长乐卫尉王音是王太后的叔叔王弘的儿子，

